

炙甘草 45g 半夏 42g 大枣 12 枚”。煎服法：以水 1 斗（2 000mL），煮取 6 升（1 200mL），去滓，再煎，留取 3 升（600mL）每服 1 升（200mL），日 3 服。这里有 2 点与现代的煎服方法不一样：一是严格用水量 2 000mL，煮至 1 200mL，留汁再煎；二是每次 200mL，1 日 3 次服。西汉杨雄《方言》“凡有汁而干为之煎”，在《伤寒论》中凡是和解剂煎法均是“去滓，再煎”，如：半夏泻心汤、生姜泻心汤、甘草泻心汤、小柴胡汤、大柴胡汤等，去滓，再煎之法，意在使药性和合，作用协调，并行不悖，而利于和解^[6]；1 日 3 次服药有利于保持有效的血药浓度。

笔者多年来应用经方的时候谨遵法度，悉心处方，严格按照经意，以示病家，多收桴鼓之效。治疗中风后呃逆以旋覆代赭汤的原方剂量、煎法、服法，多能收到“一剂知，二剂已”之效。

3 典型病例

某，男，43 岁。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“失语，右侧肢体瘫痪 2h”收住院。查体：神清，完全性运动性失语，右利手。双眼球向各个方向活动充分，口角无偏斜，颈软，心肺听诊正常，肝脾触诊正常，右侧肢体呈迟缓性瘫痪。头颅 CT 示：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，出血量约 20mL。给予常规治疗。第 2 天出现呃逆频频，呃声

响亮。曾用针灸，穴位封闭、异丙嗪注射液滴鼻，胃复安针肌注等疗法 5 天，无效。刻诊：面红，气怯，呃声低微，24h 不间断，不能进食，不能休息，血压升至 200/110mmHg，舌质淡，苔薄白，脉细弱。西医诊断：脑出血。中医诊断：中风病—中经络，呃逆。辨证：肝气犯胃，胃虚气弱，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。治则：镇肝降逆，益气和胃。处方：旋覆花 45g（包煎），代赭石 15g，党参 30g，半夏 42g，炙甘草 45g，大枣 12 枚，生姜 75g，3 剂。每剂以水 2 000mL，煎取 1 200mL，再煎至 600mL，日 3 次，每次服 200mL，小量频服，服完第一剂，呃逆明显减轻。2 剂后呃逆消失。服完 3 剂，饮食如常，睡眠正常，血压稳定在 140/90mmHg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邢妹妹,黎凯.针药合用治疗中风后呃逆疗效观察[J].吉林中医药,2008,28(9):591.
- [2] 卢正海,吕建平,牟方波.加减旋复代赭汤治疗中风后呃逆 22 例[J].中国中医急症,2008,23(09):103.
- [3] 黄文东.实用中医内科学[M].1 版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417.
- [4] 陈修园.神农本草经读[M].1 版.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3:46-47.
- [5] 陈少芳.关于《伤寒论》经方用量问题的探讨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1,26(10):2223.
- [6] 熊曼琪.伤寒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157,441.

(2012-03-12 收稿)

从脾论治脂肪肝的经验介绍

张志银

(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分院中医科,上海,200081)

关键词 脂肪肝；中医疗法；从脾论治

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7202.2013.01.026
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，脂肪肝在我国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，已成为与病毒性肝炎并驾齐驱的两大肝病，甚至有超过病毒性肝炎的趋势，正日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^[1]。脂肪肝属于中医的“积聚”“胁痛”“肥气”等范畴^[2]，其发病原因及主要症状均与脾密切相关，患者多先见头晕、胸胁胀痛、胸闷、脉弦等症，继而出现倦怠、纳差、腹胀、便溏、苔腻等脾胃症状，出现“肝病及脾”的证候，此即医圣张仲景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”之旨。现代医学资料也表明，脂肪肝发展到一定阶段除了有肝实质性病变外，大

多有消化障碍、食欲减退等症状。鉴此，笔者治疗脂肪肝犹重视仲师“肝病实脾”“肝病治脾”之旨，倡脂肪肝从脾论治，既可避免犯“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其肝”之诫，又可拓宽思路、提高疗效。现介绍 3 例临床遵“肝病治脾”理论治愈的脂肪肝病例以抛砖引玉。

1 肝炎后脂肪肝，重在健脾疏肝、化痰降浊

某，男，43 岁，工人。因患肝炎后家属特殊照料，增加营养及甜食，卧床休息为主，3 个月内体重显著增加近 10 公斤，但精神体力反差，伴肝区胀痛，肝功能 ALT 80U，B 超示：“脂肪肝”，舌质淡红，苔薄腻，脉弦细滑。辨证为脾虚肝郁，痰浊蕴结，治拟健脾疏肝、化痰降浊，参合清热解毒降酶之品。生黄芪 20g，炒党参 12g，制黄精 20g，焦白术 15g，郁金 15g，广木香 9g，陈

皮9g,泽泻30g,何首乌15g,生山楂15g,丹参15g,柴胡10g,当归12g,炒白芍12g,垂盆草20g,土茯苓20g,夏枯草20g,生甘草6g,制大黄12g。上方服用1个月后复查肝功能ALT正常,精神体力渐振,肝区胀痛显减,连服3个月,复查B超:“未见脂肪肝”。

按:该患者系肝炎后脂肪肝患者,肝功能尚在恢复期,脾运欠佳,又予特殊照料,增加营养及甜食,限制运动,致使短期内体重骤增而患脂肪肝。辨证属脾虚气弱,肝失疏泄,痰湿内生,故治拟健脾疏肝、化痰降浊,因初诊时转氨酶偏高,故参合解毒以治,方中用参、芪、术等即为健脾益气所设,患者服后精神体力渐振,取效较捷。

2 脂肪性肝炎,重在理脾清肝、解毒降浊

某,男,59岁,管理人员。因反复倦怠乏力、右胁隐痛、中脘饱满、纳减便结近1年。医院检查示:肝功能ALT 110 U, AST 88 U, Y-GT 98 U, HBV(-), TG 2.5 mmol/L, TCH 7.5 mmol/L, 血尿酸 405 μmol/L, 血糖(-), B超示:“脂肪肝(中度)”。外院拟诊为“脂肪性肝炎”,予保肝降酶降脂等对证治疗3月余,病情未见好转,复查肝功能ALT 130 U, AST 104 U, Y-GT 128 U, TG 3.6 mmol/L, TCH 8.0 mmol/L, 血尿酸 415 μmol/L。患者自述因工作关系,平时应酬较多,很少在家吃饭,发现脂肪肝病后已很少在外吃饭。观形体略丰,但腹部膨隆明显,面色黯滞油润,舌红苔黄腻,脉弦滑数,刻下自觉疲倦乏力、不耐劳作,右胁胀痛连及脘腹,纳呆口苦舌腻,大便干结,隔日一行。此因膏粱厚味内伤脾胃,健运失司,水反为湿,谷反为滞,停滞中焦,困遏脾胃,湿热蕴结,木郁土中,疏泄失司,治拟理脾疏肝、清热化湿、解毒降浊。人参叶15 g,龙胆草6 g,柴胡10 g,当归12 g,炒生地10 g,黄芩12 g,焦栀子6 g,泽泻20 g,焦苍术15 g,土茯苓30 g,丹参15 g,制乳香6 g,制没药6 g,生山楂15 g,制大黄15 g,何首乌15 g,郁金12 g,姜黄9 g,大腹皮12 g,川楝子6 g,生甘草6 g。上方服用28剂后复查血生化,ALT降至60 U, AST降至50 U, Y-GT降至80 U, TG 2.0 mmol/L, TCH 5.7 mmol/L。血尿酸(-),自觉精神渐振,纳谷如常,胁痛缓解,腹胀不显,大便畅通,每日1次,舌苔薄腻脉弦滑。方已中肯,效不更方,继予上方加减,3月后复查肝功能常规全部正常,血脂、血尿酸、血糖均正常,B超复查示:“脂肪肝趋势”,自觉症状明显改善,患者坚持再服半年,单位体检全部正常。

按:该患者系脂肪性肝炎患者,除B超示中度脂肪肝外,血液生化包括肝功能、血脂、血尿酸均见异常,且自觉乏力倦怠明显,属湿热邪毒伤肝,肝病累脾、痰

浊内盛,所以治疗中注重理脾化痰、清化降浊并进,方中人参叶、苍术、土茯苓、山楂、泽泻等均为理脾化痰降浊之品,与它药配合,相得益彰,疗效明显。

3 单纯性脂肪肝,重在运脾保肝、化痰降浊

某,女,56岁,退休教师。患者自述退休后3个月来每因进食油腻则觉右胁胀满不适,控及后背,因症状不显,未予重视。此次单位组织退休职工体检时发现肝功能Y-GT 80 U, 血TG 3.08 mmol/L, B超提示:“脂肪肝、胆囊结石”。察患者形体稍丰,舌质红暗苔薄黄腻,脉弦细滑,辨证为素体肝阴不足,脾运失健,湿热内生,化生痰浊沉积肝脏则为肝痞,湿热熬炼成石蕴结胆府则成胆石症,平时每因饮食不当致使脾之运化失司,气机受阻,肝胆疏泄失常而引发右胁胀满不适连及后背,虚则补其脏,实则泻其腑,治拟养肝运脾、利胆降浊。太子参12 g,北沙参12 g,麦冬12 g,生地黄12 g,枸杞子12 g,川楝子6 g,郁金12 g,姜黄9 g,茵陈15 g,虎杖15 g,木香9 g,苍术15 g,泽泻20 g,何首乌15 g,鸡内金15 g,生山楂15 g,川木通15 g,决明子30 g,制大黄15 g。上方加减服用3个月后精神明显好转,纳可使调,右胁背胀满已瘥,舌红转润,苔薄腻脉细弦,复查肝功能Y-GT、TG均已正常,B超“未见脂肪肝,未见胆囊结石”,随访1年余,病情稳定。

按:该患者系单纯性脂肪肝患者,近3个月来反复右胁胀满不适控背,由于症状不明显,故未诊治。后因单位体检,B超检查发现“脂肪肝、胆囊结石”。患者素体阴虚,肝失柔养,疏泄失司,脾运不及,湿热内生,化生痰浊,沉积肝脏为肝痞症,熬炼成石蕴结胆府为胆石症。阴虚伴湿热结石,宜补脏泻腑;脾运失司,故用苍术、木香、山楂、鸡内金以运脾化痰降浊,且苍术含大量维生素A,即使素体阴虚者在辨证方中重用亦可无虞,因而获良效。

4 小结

中医虽无脂肪肝的病名,但根据其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可将之归在“积聚”“症瘕”“肥气”等范畴。有人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98—2007年有明确脂肪肝中医称谓的文献121篇进行统计学分析,得出最常见的脂肪肝中医病名有3个,即“积聚”“症瘕”“肥气”^[3]。《内经》云:“肝之积曰肥气。”本病病位在肝,但以脾虚为本,由于过食肥甘油腻,或脾胃素虚,食而不运,痰湿内生,脂由痰化,沉积于肝,遂成本病。中医认为,脂肪所化,由脾胃消化吸收水谷精微转化而来。正如清张志聪注《内经》云:“中焦之气,蒸津液化其精微……溢于外则皮肉膏肥,余于内则膏肓丰满。”说明膏脂来源于中焦脾胃,由水谷精微所化生,属津液

和精血的一部分,平时由肝胆泌输精汁,净化脂浊,若脂浊浸淫弥漫,脾土被困,木郁土中,肝用被遏,胆失决断转输,少阳枢机不利,则脂浊净化无权,诸症丛生。脂肪肝在治疗上亦应循“脾为生痰之源”“治痰之本在于脾”“肝病治脾”当为治病求本之策,悦脾助运,振奋其用,可使患者食欲正常,消化吸收功能恢复,水谷精微归于正化,机体就有足够的抗病能力,从而达到“脾旺不受邪”,恢复健康。此乃仲师“肝病治脾”之真谛,

应成为治疗脂肪肝的主要法则而贯穿整个治疗过程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钟燕春. 中医药治疗脂肪肝进展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8, 10(2): 64-65.
- [2] 谭勇, 姜春燕. 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临床研究现状[J]. 北京中医, 2004, 23(1): 47-49.
- [3] 程华焱, 曾斌芳. 脂肪肝中医病名的文献研究[J]. 新疆中医药, 2008, 26(6): 12-14.

(2012-02-17 收稿)

中医药治疗心动过缓验案 1 则

师 帅

(天津中医药大学, 天津, 300193)

关键词 心动过缓; 名医经验; 中医治疗

doi: 10.3969/j.issn.1673-7202.2013.01.027

张洪义教授为天津市名中医,曾任原天津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。从事临床、教学、科研工作近 50 年。擅长治疗多种内科疑难疾病,临床疗效卓著。笔者有幸随诊学习,受益匪浅,现将其治疗心动过缓疾病的经验证介绍如下。

某,女性,56岁。2011年11月1日初诊。主诉:心率缓慢伴心悸10年,加重1个月。患者自述患心动过缓10年,心率每分钟低于50次,最低时可至每分钟30次。心慌、乏力,运动后加重。曾于外院查心电图提示心肌缺血、心率缓慢,未见明显异常,服用西药(具体不详)效果不明显。遂至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张洪义主任门诊就诊,求治于中医治疗。

初诊:患者语声低微,言语缓慢,面色㿠白,时有气息不继之象,舌淡苔白,脉弦结代。诊断:心动过缓,心阳虚证。治以温通心阳,行气活血之法。方师仲景桂甘龙牡汤合丹参饮加减。

处方:桂枝12g,炙甘草12g,煅牡蛎(先煎)30g,煅龙骨(先煎)30g,薤白12g,丹参30g,檀香12g,砂仁12g,红景天24g,川牛膝30g,红花12g,川芎30g,党参12g,炙黄芪30g,参三七(先煎)30g,降香12g,红藤30g。7剂,水煎服。

二诊:2011年11月8日。心率改善至接近每分钟50次,但仍觉不适。原方加温补肾阳之制附子、散寒入

肾之细辛,辅以杜仲补益肝肾。原方加:杜仲30g、制附子(先煎)10g、细辛3g。7剂,水煎服。

三诊:2011年11月15日。心率能维持在每分钟60次,患者来时面带喜悦,自述心脏已无不适感,大赞张教授医术高明。巩固治疗,原方加:佛手12g、香橼12g。7付,水煎服。

四诊:2011年11月22日,患者表示身体已无明显不适,故停药。嘱:保持规律作息,调畅情志。随访至今,未再复发。

按:张主任认为心动过缓的病机为阳气虚衰,阴寒内盛。阳虚乃心肾阳虚,阴盛致寒凝血滞。阳虚为本,阴盛为标。心脏、脉搏之搏动及血液之运行皆有赖于心阳之温煦,心气之推动。《血证论》曰:“气为血帅”,气行则血行,气滞则血瘀,而心阳根于肾,须受肾阳命门之火温煦才能发挥其“心主血脉”作用。心肾阳虚,阳虚则内寒,寒凝血脉则血行迟缓。此外,寒为阴邪,易伤人体阳气,正与邪内外相引,闭阻心阳,加之心气不足,行血无力,使气血运行更为迟缓而导致心动过缓。初诊时张主任治以温通心阳之法,方中桂甘龙牡汤温通心阳、收敛心神,参芪诸药补虚固元,合丹参饮加减行气活血、化瘀止痛。服后病情虽有改善却并未痊愈,二诊时辅以温补肾阳之炮附子、细辛,合杜仲、牛膝之力,使心肾阳气充足,寒邪尽散,周身气血运行顺畅,则心动过缓自愈。

(2012-03-20 收稿)